

中人，素未谋面的莫逆之交，成就了一桩传颂千古的艺坛佳话！

傅聪虽然与肖邦气质相近，弹肖邦就像肖邦本人在演奏一般，但是这成就却得来非易，钢琴家除了长年累月勤于磨练之外，还悉心研究作曲家手稿，并到肖邦故居的旧琴上依稿揣摩。傅聪弹奏其他心仪作曲家的作品，如莫扎特、德彪西、舒伯特等，也一概如此，这就跟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之前致力吃透原文，又何其相似？钢琴家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，导致他的手指在中年后患上了腱鞘炎而痛苦不堪，我曾经在他演出前，于旅馆中帮他撕成细条的药膏帖，一条条小心翼翼贴在他十个手指的四边，那时方才明白，原来止痛药膏帖是不能整张团团贴在手指周围的，因为这样会减低手指的弹性，影响演出的效果。傅聪多年来一直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状态中练琴及演出，因此，他自认为满意的一场表演，就成为难能可贵的千古绝唱了。几年前我把这场演奏的录音带交给傅聪的忘年知音陈广琛，最近听说他正在积极筹划整理这个录音，希望能通过有心唱片公司的合作，让它得以现代化的方式重见天日，假如真能成事，广大的乐迷可就就有福了。

## 离开，天国重逢

傅聪当年由于父母的培育和熏陶，在热爱音乐之余，也喜欢诗词歌赋，更钟情地方戏曲。2008年6月，白先勇监制的《青春版牡丹亭》远赴英伦演出，我特地从中为傅聪安排了抢手的戏票。傅聪全家都去看

戏，一连三天，非常投入。傅聪与白先勇这两位原本相识的性情中人，在音乐与文学上各领风骚的杰出大师，就因此在伦敦的剧院中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而喜相逢，为演出成功的愉悦而留下了难得的合影。白先勇曾经说，他之所以写作，是希望“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文字”，那么，跟他意气相投的傅聪毕生努力所致的，岂不就是要“将人心深处的悲怆转化为音符”？

2013年10月27日，傅雷伉俪自1966年在“文革”中以死明志以来，经历了四十七年的漫长岁月，终于由有关单位在浦东墓园举行安葬仪式。那天傅聪跟儿子儿媳以及傅敏夫妇来到墓前行礼致敬。自公

下图：2013年浦东墓园举行傅雷夫妇安葬仪式，傅聪与长子凌霄致祭，图为二人背影，前为墓碑。



墓移出的小小骨灰盒仿佛有千斤重，从傅氏兄弟二人的手中缓缓垂放鲜花围绕的墓穴中。傅聪的背影微驼，步履沉重，毕竟是望八之年了，然而更沉重的应是他内心深处的伤痛。墓旁朴素的灰色碑石上刻了两行字：“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”，这是傅聪所选傅雷的话语，他坚持在父母的墓碑上，不能安置浮夸的雕龙饰凤。如今，傅聪自己亦已大去，不知道是否已与父母在赤子的另一个世界里重逢。

12月31日，致电北京问候傅敏伉俪，夫人哲明告诉我傅敏在服药之后，情绪方才稳定下来。12月28日白天得到英伦消息，说傅聪仍在医院留医，但到当天晚上将近午夜时分，傅敏突然哀恸不已嚎啕大哭，说怕哥有不测！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，傅聪不幸于28日下午3时许逝世，北京伦敦两地时差八小时，正好是傅敏悲从中来的时刻！兄弟二人，手足情深，虽相隔万里，冥冥之中仍心灵相通，难舍难离！傅聪弥留之际 Patsy 与次子凌云都守候身旁，他临终时说了两句话：“我想傅敏，我想回家！”

傅聪曾经说过，音乐的奇妙，是“能把全场的人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……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”（见《与华韬对话》），他更说过理想境界永远无法达到，世间没有完美，恐怕唯有死亡，才能臻完美。如今，他已以86年的岁月，在滚滚红尘里人琴合一，自淬自励，咽下生命的苦杯，酿出救赎的甘醇。百年一遇的一代钢琴大师，从此安然回到天家，留下清越琴声美妙天籁，抚慰一代又一代世人悲怆的心灵！（作者为香港著名翻译家）